

人工智能时代思政教育主客体关系的思考

■ 卢瑶

随着人工智能在思政教育领域的应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亟须回应,即在思政教育的主客体关系中,人工智能意味着什么?说它是“工具”,但它能与人互动、生成回答;说它是“主体”,但它没有生命,不懂得为信仰。这种中间状态,呼唤着一个新的理论概念:拟主体。人工智能不是教育主体,但它作为“拟主体”介入后,思政教育传统的“教师主体——学生客体”关系,演变成了“教师(教育主体)——人工智能(拟主体)——学生(发展主体)”的复杂拓扑结构。思政教育的本质,则是在这个新结构中守护“人”的主体性。因此,本文基于思政教育的本质,分析人工智能在思政教育主客体关系中的定位。

“拟主体”登场:人工智能在思政教育关系中的定位。首先,人工智能的“主体性幻觉”带来工具论的失效。传统教育技术,如黑板、PPT、在线平台等,都是纯粹的“工具”,它们被动等待使用,功能由操作者决定。但人工智能不同,它具有生成性,能够“创造”而非只是检索答案;具有交互性,能根据学生的情绪和追问调整回应策略;具有适应性,能在对话中记住学生偏好,形成个性化陪伴。学生在与人工智能对话时,会自然产生“与一个智能体交

流”的体验,这种体验制造了功能性的主体幻觉:人工智能看起来像个主体。

其次,主体论的边界明确人工智能并非“教育主体”。人的主体性基于社会实践、感性活动、自由自觉的劳动。主体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生成,存在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之中,有自我意识、有情感觉、有自由意志。而人工智能没有这些,它的回应本质是概率计算,不懂何为“信仰”;它可以谈论幸福,但从未真正幸福过。正如有学者指出,人工智能目前尚不具备“类本质”规定的社会实践属性,其意识仿真脱离社会关系总和这一“人格”生成基础。

最后,像主体的非主体界定“拟主体”。有学者认为,在当下人工智能驱动思政教育的场景中,原本“主(师)——主(生)”的二元主体结构,正转变为“主(师)——主(类主体)——主(生)”的三元主体结构。这里的“类主体”强调人工智能在功能上接近主体,但并不具有真正的主体性。本文认为,人工智能更准确的定位是“拟主体”,即指在思政教育特定场域中,其不仅能执行师生双方承担的部分核心功能,如生成性问答、适应性引导、价值性内容输出等,还能在与师生双方的交互中引发主体性体验,是关键的交互节点。在本体论上,其仍属于人类实践产物的技术存在。换言之,“拟主体”是“像主体的非主体”,强调人工智能

在思政教育主客体关系中的结构性位置。

关系重构:从“主体——客体”到“主体——拟主体——主体”。第一,教师角色从知识权威转变为“价值主播”。思政教师的传统功能是掌握理论体系,向学生传授知识。但论知识储备的系统性等方面,人工智能可能更强,甚至能部分替代教师“教”的功能,这倒逼教师的不可替代性向知识之外的教育功能迁移,即价值判断、意义整合与具身示范。这不是教师主动让渡知识权威,而是技术介入后教育分工的必然调整:人工智能可以讲述一百种人生意,但它无法用自己的生命告诉学生“为什么选择这种意义”。教师的角色由此转变为价值主播,在人工智能提供的海量信息和多元观点中,帮助学生辨别方向、确立价值。

第二,学生角色从接受客体转变为发展主体。传统的学生角色是接受客体,吸收既定的知识体系。人工智能介入后,学生可以通过对话式学习,主动建构认知,追问、反驳、引导人工智能按自己的思路走。然而,学生作为“发展主体”是有条件的,他们必须保持批判意识。如果学生只是单向接受人工智能的“投喂”,他们可能会沦为被人工智能算法规训而不自知的“客体”。但批判意识并非学生先天具备,而是要在教育过程中由教师引导、在人与世界的

对话中逐渐形成。当人工智能承担过多认知劳动时,思政教育中批判意识生成的社会性前提——师生之间基于差异与冲突的对话,就可能被技术性消解。也就是说,当技术工具从认知辅助手段异化为支配性力量,极易造成思维过程的外包化现象,这种算法认知替代会导致思维自主性的技术性剥夺。

第三,教育关系从双向对话转变为三角互动。人工智能介入后,思政教育关系演变为三角结构:教师与学生保持直接交往,同时需观察和理解学生与人工智能的互动、形成的关系;教师与人工智能之间则构成“调控指令与执行应用”的工具性关系,通过设定目标、调整参数、设计提示词来引导AI生成内容的方向,使其服务于教学目标。这个新结构带来两个深刻变化:其一,学生与人工智能形成“拟”的“情感联结”,拟社会关系生成;其二,教师不再仅仅是学生的对话者,同时成为学生与人工智能之间互动的关系的观察者与引导者,教师角色复杂化。这一三角结构的内在逻辑在于:教师作为教育主体,承担价值锚定的功能;学生作为“发展主体”,其主体性的生成需要在与教师和人工智能的双重互动中完成;而人工智能作为拟主体,既不等于工具,也不等于教育主体,而是作为“中介性存在”介入了师生关系。

拟象与真实:对“拟主体”的反

思。一方面,拟主体会带来价值幻象的风险。思政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实现价值层面的认同与信仰层面的体认。当人工智能介入时,其算法本质决定了它只能完成“正确表述”的输出,不能基于真实的实践形成认识,因而无法参与“真实认同”的生成,这正是思政教育中“拟主体”风险的根源。如果学生长期沉浸在与人工智能的深度交互中,可能会带来“说得头头是道,内心却毫无波澜”的价值空心化危害。人工智能的对话可能帮助学生进行价值表述的演练,使学生熟练掌握正确说法,却可能置或绕过内心价值认同所必需的情感投入与实践体认,从而导致认知与认同的脱节。同时,人工智能永远耐心、始终保持回应,与它对话太“舒服”,相比之下,真实的人际交往充满摩擦和不确定性,这可能导致学生逃避现实生活。这正是思政教育必须警惕的后果:学生可能成为“理论上正确、体验上空无”的人。

另一方面,与价值幻象相伴而生的,是拟主体对真实人际交往的替代风险。教师是有血有肉、有情绪波动、有局限性的“真实的人”。学生与真实教师的交往,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化训练——学会面对权威而不盲从,学会处理冲突而不逃避,学会理解差异而不排斥。如果人工智能过度承担了情感陪伴和思想引导功能,学生与人打交道的能

力可能萎缩。以上两类风险并非彼此独立:价值空心化削弱的是学生“为何相信”的内在动机;交往能力退化削弱的是学生“与谁互信”的社会性前提,二者共同指向拟主体对思政教育“真实认同”生成条件的结构性侵蚀。

马克思主义的回应——回到“现实的个人”。上述两类风险共同指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拟主体所生成的“拟社会关系”,是否正在悄然替代真实社会关系在主体意识塑造中的基础性作用?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人工智能作为“拟主体”介入的条件下,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的“拟社会关系”虽不具备真实的社会性基础,却在事实上参与了人的主体意识的塑造。这意味着,思政教育若要坚守培养“现实的个人”这一立场,就不仅要在理论上区分真实关系与拟象关系,更要在实践中防止拟象关系对真实关系的替代。因为,真正的思政教育,必须要在人与人的真实相遇中发生;真正的信仰确立,不是认知层面的“理解”,而是实践层面的“体认”;真正的价值认同,不是算法计算的结果,而是生命碰撞的产物。换言之,人工智能可以辅助认知,但不能替代相遇;可以模拟对话,但不能见证生命。

(作者单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工作系)

人工智能时代工业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的困境与进路

■ 郑智超

工业文化是伴随工业文明演进以及工业化进程而形成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及精神文化的总和,其承载着中国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奋斗记忆,是培育时代新人的重要精神养分。将工业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既是传承工业文化、弘扬工业精神的必然要求,也是丰富思政教学内容、创新教学形式的重要途径。当前,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在深刻改变工业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的同时,也为工业文化注入了新的内涵。然而,工业文化的声望却在智能化的浪潮中被掩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因此,人工智能作为新型劳动资料,与工业文化绝非对立。人工智能时代,明晰工业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的困境与进路,有助于学生理解我国工业发展脉络、传承工业精神、正确认识人工智能与工业文化辩证的关系,树立科技报国、实业兴邦的理想信念。

厘清融合困境。传统工业文化被智能浪潮淹没,育人资源挖掘不足。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改变着工业生产方式,新型生产场景逐渐取代传统的人工操作与机械生产模式,传统工业文化的物质载体和传播空间被不断压缩。首先,承载传统工业记忆的文化符号,在生产转型升级中不可避免地被淘汰乃至遗忘,青年对工业历史及精神内涵缺乏直观认知。此外,经济效益的离心力使工业文

化在智能浪潮中被淹没化、边缘化。与此相应,思政课教学中对工业文化育人资源的挖掘不够重视与充分,未能结合人工智能时代的工业发展特点融入新型文化资源,导致工业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的内容空洞,无法满足青年的学习需求。

人工智能与传统工业认知割裂,价值引领出现偏差。部分学生、教育工作者甚至工业从业者形成了将人工智能与传统工业相对立的错误认识。认识的错位本质上是对工业发展客观规律的违背,是对物质生产与精神文化辩证关系的忽视。一方面,过度推崇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忽视传统工业生产的历史价值与根基性意义,会造成对工业发展的片面化、极端化认识;另一方面,固守传统思维,担心其冲击传统岗位、破坏工业文化,对人工智能持排斥态度,也将阻碍工业文化的创新发展。这种认识割裂反映在思政课教学中,就会导致价值引领的偏差。部分教学未能引导学生把握人工智能与传统工业的辩证统一关系,导致其难以树立正确的工业发展观,不利于学生理解工业文化的时代内涵,也不利于创新精神、实干精神的培养。

实践育人落地梗阻,资源转化与认知引导难以落地生根。当前,思政课教学缺乏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也未能结合工业文化的特点创新实践教学形式。一方面,工业文化中的鲜活案例未能转化为教学内容,未能利用人工智能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教学场景,使得

工业文化的内涵难以被学生理解和认同。另一方面,部分思政课教师缺乏工业文化素养和人工智能知识能力,难以设计贴合学生需求的实践教学活。学校与社会之间也缺乏联动,工业文化育人资源无法有效整合,难以形成育人合力。这也就导致,即便有意挖掘部分工业文化资源、尝试引导学生树立正确认知,也会因缺乏可落地的教学载体和实践平台而进一步制约工业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的质量和效果。

明确实践进路。深耕资源挖掘,构建数字化智能化的工业文化资源库。破解传统工业文化边缘化、育人资源挖掘不足的困境,应主动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对工业文化资源进行活化与整合。首先,要系统梳理传统工业文化资源,在保护好物质载体的同时挖掘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案例。其次,要挖掘人工智能时代新型工业文化资源,整合智能制造创新案例与新时代从业者故事。最后,利用数智技术搭建工业文化教学资源库,将传统工业文化、新型工业文化资源转化为数字化内容,通过VR、AR、短视频等技术和形式,增强工业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强化价值引领,厘清人工智能与传统工业的辩证统一关系。针对人工智能与传统工业认知割裂、对立化的误区,需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工业发展观。要在教学中明确人工智能是传统工业的延伸升级,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生动体现,二者辩证统一。此外,可通过专题讲座、案例研讨等形式,引导学生辩证看

待技术进步与人文精神的关系,既看到智能化对落后产能的淘汰,也看到其对艰苦奋斗、精益求精、集中力量办大事等工业文化精神内核的继承,真正激活工业文化的育人价值。

凝聚育人合力,创新高效协同的实践育人模式。破解实践载体缺失、主体能力不足、协同机制不畅等问题,需从三方面系统推进。一是教学形式创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互动式教学场景,使工业文化在思政课中的融入向可体验、可操作转化。二是教师能力提升。鼓励思政课教师深入企业一线调研,设立教师人工智能应用能力专项培训,同时聘请工程师、劳模担任兼职导师,强化教学主体力量。三是校社协同联动。推动学校与工业企业、工业博物馆、技术开发区共建工业文化思政实践基地,让工业文化真正走进课堂、进头脑、进行动,让文化育人落地生根。

人工智能时代,工业文化传承既面临失语困境,也迎来创新机遇。对此,需深耕数智化资源、厘清辩证关系、凝聚育人合力,破解融合难题。既让学生铭记工业奋斗史、传承工匠精神,更引导其把握智能时代工业发展规律,树立科技报国、实业兴邦信念,为建设强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作者单位:宁波教育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课题名称】宁波市教科规划专项课题《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思政教育的主体性危机及其超越研究》(编号:PX-26251118)。

数字赋能高校工科沉浸式思政课堂的构建与实践

■ 张小玲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协同育人,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工信部、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要求,“充分发挥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变革的引擎作用,推动智能技术与教育全要素融合、全过程贯通、全场景覆盖”“加快构建人机协同、虚实结合、泛在可及的智慧教育新形态”。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思政课以“学理性承载政治性、知识性与价值性”为特色,是筑牢高校工科学生思想根基的重要载体。在数字技术深度渗透教育场景的新时代,传统说教式、灌输式课堂模式已难以适配复合型人才与卓越工程师的培养需求,也无法有效回应当下青年大学生的思想关切与成长诉求。因此,当前高校工科学生思政课必须“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打破“孤独的朗读者”的传统范式,通过技术赋能构建感官、情感、思想体验多维发力的沉浸式课堂,让学生在深度参与中实现认知的主动内化与思想价值的浸润升华。

锚定教学大纲要求打造标准化议题资源库。严格以教学大纲为遵循,依托现有教材体系,坚持“规范、科学、权威”准则,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资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资源四大核心教学资源,结合制造强国建设、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等最新案例,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对资源进行标签化分类、整合,构建兼具理论深度与产业广度的沉浸式教学议题资源库。

立足高校工科学生特点适配个性化议题。坚持“因材施教、因时制宜、因材施教”原则,充分关照工科学生在知识获取、职业发展、精神成长等方面的现实需求,推动“目标导向”与“需求导向”深度融合,缩小认知差距、提升课堂“抬头率”。具体实践中,可依托学情分析智能工具,针对不同专业、不同年级学生的认知特点与学习需求,动态适配教学议题。例如,对石油工程、智能制造、集成电路等专业学生,可匹配对应领域的核心技术攻关故事、行业领军人物事迹等讨论议题,既通过“在场性、生活化、交互性”的内容设计注入学习“外生推力”,也有

效激发学生主动参与讨论、拓展学习深度的“内生动力”。

数字赋能构建全景式沉浸教学空间。沉浸式课堂兼具“在场性、具身性、交互性、愉悦性”特征,其核心是整合人工智能、虚拟现实(VR)等前沿数字技术,构建高度仿真的思政教学虚拟场景,突破传统课堂的时空限制,将抽象理论转化为具象可感的沉浸式体验。具体而言,可依托VR设备还原工业发展重大历史场景、重大工程建设现场、核心技术攻关实验室环境,让学生“身临其境”感受“两弹一星”研发、国产大飞机制造等标志性事件的全过程;结合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智能交互功能,设置“虚拟工程师对话”“未来科技场景任务闯关”等互动环节,学生可在虚拟场景中参与模拟决策、问题解决,在“全视角、全息化、全流程”的无边界教学环境中形成“心流”体验,实现理论认知的深度学习与内化。

打造产教融合的思政实践教学矩阵。打造全景式沉浸教学空间,除构建仿真教学虚拟场景外,还需立足未来产业布局,通过“虚实结合”构建多元协同的实践教学基地体系:整合革命遗址、国家级

工业博物馆、乡村振兴示范基地、重点科技企业等实践资源,形成覆盖产业发展、科技创新、社会实践等多维度的实践教学网络,打破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壁垒,推动学生从课堂认知向实践认同的深度融合,真正实现思政教育入脑入心。

“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老师要用心教,学生要用心悟,达到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斗志。”面向高校工科学生的思政课,既要锚定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做好思想引领的“定盘星”,也要立足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精准对接工科学生的成长需求与专业特点,理念上“导‘客’为主”,内容上“以立德铸魂”为核心,设计上创新教学模式,技术上深度融合智能技术,夯实新时代工科人才培养的思想底座。

(作者单位:重庆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重庆市教委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编号:253233);重庆科技大学2025年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编号:202522)。

数智驱动高校思政课建设的三重实践路径

■ 李坤 何秋容

AI(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数智技术的广泛运用,现实方位重塑教育形态与逻辑,为高校思政课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用好数智技术,从内容供给、教学模式、评价体系三个维度推进思政课改革创新,是提升高校思政课建设质量、增强育人实效的重要路径。

优化内容供给,打造精准鲜活的思政资源新生态。丰富数字教学资源。高校应该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等资源,建立思政教学资源库,坚持常态化更新理论热点、科技创新、产业转型升级、大国工匠等鲜活的育人资源,不断丰富理论文献、时代案例、红色场景、行业实践等教学素材,从而让教学内容更具时代感。也可以借助虚拟现实(VR)、3D技术搭建虚拟仿真教学场景,让抽象理论可感知、可体验。

实现资源精准推送。利用各类智慧教学平台,采集学生的学习习惯、知识基础、兴趣方向等数据,为学生精准画像。通过智能算法匹配,课前精准推送预习资料,课中同步适配学习素材,课后定制拓展学习内容。同时针对不同学科专业、不同年级学生的认知特点,有针对性地推送学生需要的教学案例和素材,推动思政教育与专业深度融合。

优化教学话语体系。充分适应“Z世代”学生信息获取习惯,将思政理论转化为微课、短视频、H5图文等轻量化内容,成为学生听得懂、愿意听的通俗话语。利用微信、抖音、B站小红书等学生常用新媒体平台,搭建思政内容传播矩阵,优化算法推送逻辑,把思政课堂延伸到学生的日常生活。

升级教学模式,构建人机协同的沉浸式育人新范式。优化人机协同教学。搭建“教师主导、AI辅助”的教学路径。教师开展思想引导、价值辨析、情感沟通等核心教学工作,AI用于资源整理汇总、基础知识答疑、作业批改统计等机械性、重复性工作。教师也可使用AI工具辅助教学方案设计、记录学情、开展学情分析等,为调整教学节奏和内容提供依据,提升教学质量。

打造沉浸交互课堂。依托

虚拟仿真技术等手段,将与教学内容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国家重大工程、基层一线实践等场景进行复原,把抽象的理论知识转化为沉浸式体验。教师可以借助智慧教学工具在课堂上进行智能答题、线上辩论、情景演绎等,让学生主动参与教学过程。

优化线上线下教学场景。利用数智技术,推动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有效融合。利用线上平台满足学生自主学习、在线研讨、资源共享的需求,线下教学则聚焦重难点知识讲解、答疑解惑与实践环节。利用大数据分析,精准匹配对接红色教育基地、高新理论产业园区、行业龙头企业等实践场所,为学生定制个性化实践任务。

改革评价体系,建立全程多维精准的育人新机制。完善全流程学情采集。改变主要依靠期末考试评价的单一模式,全过程采集课前预习、课堂参与、课后拓展、社会实践等学情数据,全面记录学生的学习时长、课堂互动情况、作业完成质量、社会实践表现等各环节数据,形成完整的学习成长轨迹,使考核更全面、评价更客观。

设立多维度评价指标。评价体系应该基于知识掌握、能力提升、价值认同等多维度。知识维度通过智能题库测试,考核学生知识掌握情况;能力维度需要综合评判学生课堂思辨、团队协作、实践创新成果等;价值维度应该分析学生日常言行、研讨发言、实践感悟等因素,研判学生的思想认知与价值取向。要采用AI辅助初步评价与教师综合最终评定相结合的方式,提升评价的科学性与全面性。

形成闭环式优化机制。教师应利用大数据分析生成学生个人与班级学情报告,有针对性地向学生推送个性化学习提升方案。同时动态调整教学内容、优化教学方法,及时开展专题辅导、个别引导。建立学生思政成长数字档案,动态跟踪学生成长变化,形成“教学实施—多元评价—问题诊断—优化提升”的闭环,提高育人精准度。

(作者单位:重庆交通大学)【基金项目】2021年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高校‘三全育人’综合改革策略研究—基于重庆交通大学的改革实践”(编号:213181)。